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閔益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九

宋 釋普濟 撰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
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峰恍
若舊遊春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

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搗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

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
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
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
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
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
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
居楊岐次還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
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

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抵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

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亦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
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
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
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
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
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為人
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
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

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
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
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
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
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癭子得夢
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焚參上堂楊
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
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筯上堂

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
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劒為不
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岐
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踪跡喝一喝
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
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
楊岐乍住屋壁踈滿牀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
久曰翻意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

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
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
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為諸人打箇樣子遂
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
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
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

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僧問撥雲
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
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
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
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
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
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

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
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槌背曰蒼天
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
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
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那曰是
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
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最是初一句曰到
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

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
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
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
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
參頭道着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
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
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
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

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撿示衆云景色
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
殊普賢揔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麤
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錫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
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
吒頂上喫蔴藕金剛脚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
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
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
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
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
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
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
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

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舉
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
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
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
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
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為在歸宗開先萬

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
脚不辦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烏有雙翼飛無
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
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為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將此
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

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
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
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手脚
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掀翻海嶽求知
已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
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閒一味高雖然如是
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
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

子十二剗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床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

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

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答云
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
翁便唱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唱兩
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
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
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
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
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

眼莫錯。惟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非非。分南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

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正法眼
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
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為
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
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為甚麼却無句
得商量唱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
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
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

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
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
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
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
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
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
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為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
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

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
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
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
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生是本
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
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
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
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

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
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
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
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
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
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
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
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韶為大僧
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
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
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
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
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
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
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

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
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為知
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
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
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
保寧門下如何師曰頃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唱問摘葉

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
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
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
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
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
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
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
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

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
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
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眾直
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
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
眼梵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
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
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

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為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鳴呶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

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東南西北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唱一唱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卧上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鈎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示衆云有箇漢恠復醜眼直鼻藍鑊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

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
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
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懣懣懣懣懣懣懣懣
藏頭縮手召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
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
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揔在這
裏會麼蘇嚕蘇嚕噫哩噫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
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毼多丈室盈篝不曾

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
為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
喜得天下太平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恠萬狀
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目陡豎非凡非聖或
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未稱丈夫喚不
回頭且莫錯恠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
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

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直視斷次公曰某為
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妾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
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
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
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
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
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
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
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
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
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

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
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
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
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
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
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
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
地人問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

故未在這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先陰可往依
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
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
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
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
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
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
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

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
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實惜一時放下走
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
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截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
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
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
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携筇
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

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
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為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
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
長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曰掀轉鼻孔曰便恁
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
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為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

同坑無異土吐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
相惱不透祖師闢如何是祖師闢把火入牛欄上堂恁
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如鐵
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
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
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
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
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

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為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

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
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
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
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
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
遮前曰未見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
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
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
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為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
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
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
即癰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
吞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

有為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
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
邏送莫怪空踈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
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
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
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
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峯列翠岸柳垂金
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

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
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
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
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湜湜漢事事盡經徧
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箇道讚歎且甚麼好箇湜湜
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豎起拂子便作
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

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

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人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

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醪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醪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難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塔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赤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

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揔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
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更會開花
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
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來道
盤山老聾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
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聾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
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
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

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
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
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
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鋏驅為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
助唱村田樂簾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
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
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

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得箇恁麼便
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
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
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
何故祇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
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為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
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

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舉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
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為
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
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
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
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
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

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

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
寤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
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
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
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
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
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
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
不復來矣歸大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
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也開堂日僧問諸
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
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
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
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

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北地冬抽笋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却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已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為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聲聲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模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劒面如鐵眼放

電光光不歇手把蒺梨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敲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豈會敲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

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甌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碗大碗小曰

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
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
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師曰祖師禪師
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
路師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
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
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

木牙笏喝一喝下坐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案
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宵半箇聖人終
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
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
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
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

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
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
偈荅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
玉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
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
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
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

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
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
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
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
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
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云曩謨
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

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
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
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
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豹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
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
初爇楊岐頂顙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
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
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

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
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
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偕與一龍
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
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
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

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
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
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
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梵僧亦須閑
措毒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已鼻敢問
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已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
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

柳栗等閒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
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
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
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連皮一
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
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揔不恁
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躲躲赤灑灑
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

曰喜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

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
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
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恠乃拈拄杖曰無量
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
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
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
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

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
有兩僧齋出師曰一箭落雙鵬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
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
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曰如
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
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
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闍市相
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

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
既有佛性為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
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
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
聾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
根下正好一錐碧眼僧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割當
時若有箇為衆竭力底衲僧不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
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

隻打隻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录木上唱二作
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為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
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栢便喚作祖
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
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雖
驚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
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
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

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
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
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
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
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

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
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嘆曰諸佛涅槃正
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
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
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
謁玉泉皓次依金鑒信大為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
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孤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
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

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
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
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
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
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
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
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
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

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
樹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
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
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
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
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
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迎拜成都帥翰林郭
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

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
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
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
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
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
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
為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
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

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
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
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
未減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減始好說禪如何是
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
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姪妨未還酒債十
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
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

師號且詔住于金陵蔣山之學者無地以相容乃勅補
天寧萬壽上復召見褒寵甚渥至建炎初又遷居金山
適駕幸維揚入對又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遂復領
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
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
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
閹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
峯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遶身曰

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
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
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
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實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
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
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
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為山為
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
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
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
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鶩子
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
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

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
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
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
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
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
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
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
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

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
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
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
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
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
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
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
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

為頂上用鉗鉗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
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
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
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
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
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
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
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

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
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
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
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
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
刻意意能到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
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
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

發機豈為驪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諍間
閻自餘立境立機作案作窟故是滅其種族且獨脫一
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閒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
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
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
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卅歲師廣教圓
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

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志祖不為印據與
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
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此舊相見
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與僧問
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
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
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
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

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
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荅明日
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
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
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慙懣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
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
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
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

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
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
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
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
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欄袈裟
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
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
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

樵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
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問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
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
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
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番言易辨漢語
難明曰為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

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

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
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為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
棟樑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
誰道闕闕祇一聲不透祖師闕挨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
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
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峯頂上紅日遶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

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
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
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
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
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
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
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
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

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
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
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
通已露賊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
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
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
柰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
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
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
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
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為
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
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
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
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

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
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
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
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
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荅師嘆曰義學名相

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
法席因馬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聞二人交相
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
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
如你師愈疑遂浴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
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
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
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

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
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語間師曰此見都下一尊宿語句
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
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
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
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
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
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

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
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
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裏中旨意作麼生
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凡便
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
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允振
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師有高行上特寵異
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

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
齋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
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
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
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呌子達
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
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
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

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
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
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
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
事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
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
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

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
至於掌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
壁是為人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
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舫何日
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
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
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
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

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遠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

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
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
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
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
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
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
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

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
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
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
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
畢諸禪德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難向五更啼雖然不
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
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

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
末上翰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
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
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
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臍
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
臨鏡畫娥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
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遁相鈍置爭似春

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
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
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
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
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鈎
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
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居向瀟湘

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
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
逝闍維獲舍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
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
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
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
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

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

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礙滯至于為狗話
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
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某家
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
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人亂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誰
來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啟其
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
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

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
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
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
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
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
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
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末幾徙
昭覺遷能仁及大随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

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
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躡
躡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
東上堂問荅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
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
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
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恁麼處若道

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
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
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
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
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
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
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
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

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牽市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

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
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
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
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
師曰六街鐘鼓韻瑟瑟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
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荅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
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
字街頭起一間茅廬祇是不許人厠僧舉以扣師師曰
是你先厠了更教甚麼人厠宿聞焚香遥望大隨再拜
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
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
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

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堀口廨院留遺誠蛻然示寂門
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
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
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
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啗別處著閤房叢林難講究
加水潭虵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
候晚歲放踈慵却與俗和同勤已子使人勘驗擲香貼
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

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曰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孟去甞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輓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

尚試幌一幌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
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
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
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
法無為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
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
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
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

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
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閒言語
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
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
圓悟為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
德山小參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

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
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
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
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
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
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
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
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大室謂師曰某甲

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
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
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年住龍
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咬殿上鷗吻終日相對
為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
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

勝人間名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項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
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忽然契悟述偈
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
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
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
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

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
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詎曰老賊死去
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
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
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叅演和尚於白雲凡入
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
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

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
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
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
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
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
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
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瞋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去法閱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閱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閱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

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匝背手插香爐中
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
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
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
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
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燦

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
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
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叅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
笑孤雲未是閒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
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
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
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養為業常隨衆參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養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

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蹉起
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
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
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
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
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
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之悞中先
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
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
門錄恍若舊習性依廣教理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
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
俾侍巾櫛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
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

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

勤即
圖悟

堂卒師趨謁無盡居

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
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
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
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
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
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

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
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墮務

侍者曰同士大夫入室

擇木乃朝士止息處

悟每舉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是不是經半載遂問
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
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
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意旨如何祖
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人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

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酌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為

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荅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闔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

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
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曰假使大地盡
木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
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
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
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
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荅了乘時於
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

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
便怎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
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句展弄
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
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
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怎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
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

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
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
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鉞全正令
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
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
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
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問與拈提離為三
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

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為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以寵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出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

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
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
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
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
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
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
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
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

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
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
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
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
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
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為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
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

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
師子窟內產狻猊驚驚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垓
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
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
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
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
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

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
濟喝今日為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濶休向糞埽堆上
更添搥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
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
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
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
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
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

難分祇得麻纏紙裏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糊塗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閒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

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
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
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
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
預用格外底儻侗自言我以木槌子換天下人眼睛殊
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
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
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

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麈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麈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

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
曰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
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
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
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
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
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
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
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鑽秤鉅問心佛俱忘時如何
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
歇未審以何為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
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
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

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于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

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
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
你不是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
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
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
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鼃那師下禪牀
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
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

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遠近悲師示寂及遺奏既馳入奏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

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皆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昨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

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
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
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
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
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瞋睡虎耳後
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
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
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

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晚不
展不托墮坑落壘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
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
劃云劃斷古人多少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
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
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
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

挨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
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
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
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
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阇國
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
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

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
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
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
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
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
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
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
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

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斷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
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駢烏於大
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
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
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
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
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謁著京西憲

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
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
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
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
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
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唱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
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瞋睡未惺不喚作

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
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
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
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
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
堂動則影現覺則永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
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
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

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

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
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
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蒞
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
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
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
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

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峯西華謚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

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
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真無有
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
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燦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
堂寶劍拈來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
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鋦亦非顧
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

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躑跳上三十三天
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擲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擎禪牀下座上堂達
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
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燎
亂蒲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閹籃中普
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盡鼓聒地

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
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
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地鼂嘉州大像嚇得
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喜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
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
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為震雷聲助發威
光今遠布乃高聲曰閑弄閑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
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

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
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
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為般若顛顛佛性菩薩外
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
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
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和尚一喝曰
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

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二
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
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為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
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
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粟從他
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南溪張氏子年十八依
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

讀死心小叅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鏤彩埋光不求聞達拈蒼守耿公延禧嘗聞道於圓悟因問

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為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
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
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
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
浪翻空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
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
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貶上眉毛問昔年三

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師自師傳如何是臨
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貶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
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
未言先見如何是為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
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
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
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使喝師

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

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
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
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
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
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
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
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
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

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
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
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覷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
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
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為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
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
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

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旋
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
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
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
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
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

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為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微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

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忽頓悟什於衆衆掖之師乃曰
吾夢覺矣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躲躲空無一物赤骨
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
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
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
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悟順
寂師即東下屢遷名刹由虎丘奉詔住臯亭崇先
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

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
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捉拍舞涼州吐上堂好
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
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
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
甚麼卓拄杖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
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
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

解善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
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
力雖窮法轉新拊指破開天地閻蛇頭擲落鬼神驚僧
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問浩
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鑣切菜曰莫便是和
尚為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捺鉢飢飫問即心即佛時如何
師曰頂分了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環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

杖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
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
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
以手作鵲鳩嘴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
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
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

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偈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鯁掀翻露布突出

機先鷗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
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
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窟中大鵬展翼等閑
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
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

因造馬問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
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
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
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
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
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
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
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

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
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
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
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
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
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
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
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

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
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荐昭覺三載翱翔
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
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
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
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
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
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鵲中可笑
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
八五分鏝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
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
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别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
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
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

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閣維設利
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
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
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
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
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骨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
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

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荅悟
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
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
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圻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
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
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
寧凌晨謁之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

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
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
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
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
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
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
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嘯黃鸝可憐
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圖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

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
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
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
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
彼以所得白悟悟呵曰本是淨地何屎作麼師所疑頓
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為蟲虺
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發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
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

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
髓也又曰我敲牀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
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
間即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
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
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晝夜感
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

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
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
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
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即
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
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
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
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

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
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
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樓賢閱浮山
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
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
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
後屢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

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
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
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
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
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
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
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
鳳翥丹青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

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
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
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
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
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
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

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覲
著則瞻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
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
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叅叢席宣
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
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
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徃命掌

香水海未幾因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
莫理會古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
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
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
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
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
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

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

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
堂日日東出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
麻似粟忽然掀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
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
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
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
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

甚麼去處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趯生死
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
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
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
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
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叅學事大遠在
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

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
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為
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
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
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
藏身北斗吐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
安頭洗鉢盂去為地盡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
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
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
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
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
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

鞠抄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
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潤八寸上堂
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
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
權現屠兒如此且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
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
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
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挑華風雨後馬蹄何處

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
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
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
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
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
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

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
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酌以三偈其後曰我
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
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
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
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

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
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國極命靈源
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
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
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
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
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
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

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
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
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頤面曰甕裏何曾
走却鼃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
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
與禪衲遊公堂間為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
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

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邴曾侍郎開詣經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詵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撥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

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為中書舍人
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
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
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唱公亦唱於是
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
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
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收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
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荅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遂頌契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

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喫
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痴憨弄海沙要
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义道不得底义下死道
得底也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孀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
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
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

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
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今目前萬象樸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
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柏樹
子話至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
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大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

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擲破窓紙鑑即開門撈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呬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力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嚙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

奴白拈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
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
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
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
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
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
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
擎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

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
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
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
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
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
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
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
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

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
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
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
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銑鉞停音鉢盂
添足多般矯詐欺罔我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
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
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仙耐變為

甘露瓊漿步虛詞誦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
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尚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
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
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
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
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
賊種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
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槩殘之

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
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聲色亦
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一擊禪牀下座上堂
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
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
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
曰攪長河為酥酪鯁鱗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

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
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
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
光爛熳花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
事分明向誰說嗔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
因迷說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
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

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
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
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
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
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轍中
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
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也
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獄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捧臨濟

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
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後
遷居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壽已就
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
適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
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
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
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

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
會兩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叅曰若論此
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
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充頑狡猾貪淫嗜酒倒街卧巷破
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殺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
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
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
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

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屈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為僧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

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輒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并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野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

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
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
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
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閣亭雨歇夜將半片月
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廣鑑瑛禪
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
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

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
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
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
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
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
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
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慙昨饒君更有
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

曰這回玃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輾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

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
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
有丈夫作畧二十年篦油費鬻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
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
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
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
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實禪家流
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料微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

空豎潤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
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叅僧問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
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
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
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
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

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為

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
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
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
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晉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
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
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
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盡撓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

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
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
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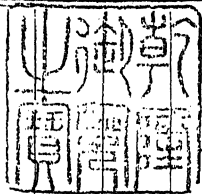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
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

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
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
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
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
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
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

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
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閒事笑倒西來碧眼僧
卓拄杖下座



五燈會元卷十九